

有争议的神学家：约翰·梅尔·冯·埃克人物探析

张容德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提要：约翰·埃克是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重要的反宗教改革代表人物，在天主教势力中历史地位首屈一指。埃克早年曾受过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双重影响，一生都是坚定的天主教捍卫者。在莱比锡，埃克与路德等改教家们激烈辩论后，埃克彻底投身于反宗教改革，成为了路德、慈运理、墨兰顿等人最强劲的对手。在埃克的一生里，他对宗教改革、商业伦理道德和犹太人等问题都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使得埃克成为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和路德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人物。

关键词：约翰·埃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高利贷；犹太人

作者：张容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宝山校区）；电话：（+86）18963780131；电子邮件：1085900520@qq.com；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3836-8870>。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维登贝格城堡教堂的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诸如布策尔、卡尔施塔特、慈运理等改教家纷纷开始活跃，各自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伴随着改教思潮的蔓延，与之相对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保守势力也在欧洲大地上为自己的主张摇旗呐喊，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约翰·梅尔·冯·埃克（Johann Maier von Eck, 1486-1543）将是本文所探讨的主体。埃克是宗教改革时期最为重要的德国天主教神学家、路德最为主要的对手和反对者。他在求学生涯里曾辗转于海德堡、蒂宾根和弗莱堡多地，最终于1510年受英戈尔施塔特大学邀请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执教并久居于此度过了余下的职业生涯，英戈尔施塔特大学也因此在今后成长为与维登贝格大学相对的天主教阵地。在埃克的一生里，他长期致力于反对宗教改革，且在资本与利息问题和反对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过大量的观点。无论是宗教改革研究还是路德研究，都必须研究埃克，但在大陆学界几乎没有涉及，本文将从反宗教改革、商业伦理道德和犹太人问题这三个角度上论述埃克其人物的观点和行为，尝试以此三点为基点构建出埃克的人物图谱并进行一些探讨。

文献综述

虽然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埃克一度在天主教势力当中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而风头无两，但在他死后，关于埃克思想的讨论则迅速沉沦，埃克在教改运动时期的闪耀如同昙花一现，直到距离埃克去世的三百年后对埃克人物研究的学术涟漪才悄然浮现。

德语学界最先对埃克展开人物研究。最早有关埃克的人物研究是在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魏德曼（Theodor Wiedemann）于1865年出版的埃克传记。埃尔文·伊瑟洛（Erwin Iserloh）曾在他的著作《约翰·埃克（1486-1543）：经院-人文主义者、有争议的神学家》（1981年）一书中说明过魏德曼的埃克传记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魏德曼的埃克传记其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真正地开启了对埃克的人物研究。在（1873）年，德国学者阿尔伯特在其文章《约翰·埃克为何于1519年在莱比锡与马丁·路德争论？》中首次在莱比锡辩论这一议题上将埃克视为研究主体之一并提出了埃克在莱比锡辩论中刻意培植敌人的假设。¹这一摄像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都在影响着学界对埃克向路德等人发起攻击缘由的讨论。此后，于1915年起，由波恩大学教授约瑟夫·格雷文（Joseph Greving）牵头开始编著《天主教著作集》（*Corpus Catholicorum*），其中大量收录了埃克的文章、著作和书信，大量埃克的作品由此得以挖掘，也因为宗教改革运动已过去三百多年，反宗教改革视角下的教改运动已能够被更理性地看待。在1981年，埃尔文·伊瑟洛的埃克个人传记作品《约翰·埃克（1486-1543）：经院-人文主义者、有争议的神学家》出版，其书成为了埃克人物研究上不可回避的作品。这一书以埃克本人所参与的几个重大事件和对作为不同身份的埃克纵横两个角度加以叙述，将作为教授、神父、反宗教改革者、商业道德改革者的埃克以立体的视角树立了形象，使得埃克其人物更为多元，摆脱了传统视角下只在反宗教改革和反对路德议题下的单一的埃克形象。埃尔文所给出的这一多方位视角下的埃克人物形象启迪了此后学者对于埃克人物研究的多方面探讨、使埃克其人不再只是路德研究下的一个客体，大大地引起了学界对埃克人物研究的兴趣。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英语学界出现了埃克人物研究的高潮，这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同一时期德语学界里埃克人物研究的成熟使其产生了质变。诸如史蒂芬·罗温（Steven Rowan）、沃尔特·摩尔（Walter L. Moore）等学者集中于同时期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埃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如路德、布策尔、扎西乌斯等教改运动时期多领域的与埃克有一定交集的重要人物都同时因埃克而展开成为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这些人物是作为埃克人物研究中的客体而存在，显然对埃克的研究得到了学者们更大的重视。但在这一时期，对埃克人物研究的缺陷在于，像埃克的商业道德观点、反对犹太人等议题上，因难以找到重量级能够与埃克相匹配的同时期人物来做比较研究，故在上述领域上的研究尚有空白，还等待后世学者对埃克人物研究的深入来逐渐展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埃克的人物研究终于进入到了以埃克为绝对中心的研究范畴了。有关商业伦理、反犹太人问题、埃克的自然科学观点等议题的论述层出不穷，例如安德烈·哈比什（André Habisch）在2018年所发表的《思考实践智慧——英戈尔施塔特工厂秉承约翰·埃克的商业道德导向传统》²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埃克在资本获息问题上所提出的商业道德及其现实影响。另外，与埃克直接相关的史料档案被进一步挖掘解析。迄今为止，埃克本人的1521封书信正在被有序整理，以文森特·普福尼尔（Vinzenz Pfnür）为首的编辑团队自2007年起便开始整理编辑这部分书信，现已整理德语版本及注释共408篇。这些与埃克相关的最为直接的材料将有力助力埃克的人物研究。

综上所述，在国外学界，对埃克的人物研究已进入深水区，剩余的发掘空间将随着对埃克本人书信的解读而逐渐拓展。而在国内汉语学界里，有关埃克的研究和资料则几乎一片空白，笔者认为，应将对

¹ F. R. Albert, "Aus welchem Grunde disputirte Johann Eck gegen Martin Luther in Leipzig 1519?," *ZHT*, vol. 43, (1873), 382-441, quoted from Walter L. Moore, "'Protean Man': Did John Eck Contradict Himself at Leipzig?,"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72, no.3/4, (1979), 245.

² André Habisch, "Praktischer Weisheit nach-denken. Wirtschaftsethische Orientierung am Standort Ingolstadt in der Tradition von Johannes Eck," *Journal for Markets and Ethics*, vol. 8, no.1, (2020), 29-36.

埃克单一的人物研究与现国内宗教改革史领域相对成熟的马丁·路德研究相结合，着力于埃克与路德的关系，将埃克这一人物充分融合至路德研究的图谱当中，从而完善目前国内宗教改革史研究中最为显著的方向。当前，由黄保罗教授牵头的《马丁·路德著作集》汉译版本的编译正在持续推进，林纯洁教授所著的《马丁·路德年谱》已经出版，对相关研究的深入十分有利。

一、反宗教改革

众所周知，埃克是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最为主要的反宗教改革者，他的几乎整个后半生都致力于此。我们在谈论到埃克其人时，往往是从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开始，在莱比锡，埃克真正公开地在反宗教改革路途上崭露头角。但埃克反宗教改革的源头要稍早于此，我们不妨从埃克与路德的结识开始探讨。

在1516年，埃克与路德曾出于同样对人文主义的欣赏而结识，埃克试图与路德联系并建立友谊。在1517年4月1日，经克里斯托夫·绍尔（Christoph Scheurl, 1481-1542）之手，埃克表达了其迫切的与路德结交的意图。绍尔给路德写信：“由于他（埃克）渴望与你建立友谊，他不仅给你写了信，还寄给你一本包含他的争论的小册子。我毫不怀疑你会回答他并履行我的承诺……我恳请你……是否愿意写信给他，因为我认为他值得你的友谊。”³尔后在1517年9月11日，路德经绍尔转交给埃克一篇关于反对经院神学的论文，埃克确认读过并在之后他所编写的自然物理学教科书中将路德描述为“我们的朋友”（“amicus noster”）。⁴另一个关于埃克与路德交往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是在1518年1月路德将他关于赎罪券的论文寄给了埃克（仍然是经绍尔转交），埃克回信道自己愿走上十里路来与路德讨论此文。⁵埃克与路德间的友谊到此就接近终点了，仅仅一个月后，埃克就发表了著名的《方尖碑（Obelisci）》以反对路德对赎罪券的观念并在文中批判路德为“异教徒”“波西米亚的毒药”⁶，路德则以《路德反驳埃克〈方尖碑〉的星标》一文给予回应。我们可以确信埃克与路德二人的友谊虽然短暂但的确是真挚的，这导致路德在得到来自埃克的《方尖碑》一文后感到非常痛苦。⁷后世往往将二人的分道扬镳理解为他们对赎罪券和经院神学的观点分歧，而不否认二者早期对人文主义态度的一致性，以此来解释埃克与路德能够在早期短暂地建立友谊。事实上，埃克仅仅是对人文主义抱有同情态度而非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埃克曾在1518年初给伊拉斯谟（Erasmus）写信，我们可从此窥探到埃克在人文主义与经院神学之间的站位。在信中，埃克表达了对伊拉斯谟对哲罗姆（Jerome）而非奥古斯丁（Augustine）的偏爱这一事实而感到遗憾，并称赞奥古斯丁是哲学家和神学家。⁸即使在同时期，路德也并非标准的人文主义者，而是像当时的许多德国人文学者一样是被后世研究者们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但路德要比埃克更接近人文主义。从1517年11月开始直至

³ Joachim Karl Friedrich Knaake & Franz Freiherr von Soden, eds., *Christoph Scheurl's Briefbuc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und ihrer Zeit*, Bd. 2, (Potsdam: ND Aalen, 1962), 12.

⁴ Miroslav Hanke, “Johann Eck's Textbooks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Oxford Calculators. A Case Study into Sixteenth-Century German Scholasticism,” *Noctua*, vol.11, no.1, (2024), 157.

⁵ Joachim Karl Friedrich Knaake & Franz Freiherr von Soden, eds., *Christoph Scheurl's Briefbuc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und ihrer Zeit*, Bd. 2, (Potsdam: ND Aalen, 1962), 43-44.

⁶ Daniela Blum, *Der Katholischer Luther*, (Paderborn: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6), 122.

⁷ 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Madinglude nianpu* [Chronicle of Martin Luther],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43.

⁸ Walter L. Moore, “Doctor Maximus Lumen Ecclesiae: The View of Augustine in John Eck's Early Writings,”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13, no. 2, (1982), 44.

1519年的这段时间，路德以人文主义的名字“Eleutherius”自称，在希腊语里意为解放者或自由人。⁹在1518年4月的海德堡辩论上，路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基督教教义的曲解并将奥古斯丁立场放在了低位。¹⁰而在1519年莱比锡辩论之后路德更是收获了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本文在这里便不做赘述。显然，埃克与路德之间的决裂几乎是注定的，这一裂痕在此后一年间迅速以在莱比锡的一场著名辩论集中爆发，埃克由此正式作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登上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舞台。

使埃克与路德之间的争论从私下转向公众的源头是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Rudolph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1486-1541）。卡尔施塔特是路德早期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宗教改革运动早期改教家之一，他于1518年5月9日发表了370篇（在印刷版中增加至406篇）论文为路德辩护，其中有一百多篇是针对埃克的《方尖碑》的回应。¹¹埃克和路德二人皆不希望他们私下的争论被公之于众，是年6月路德经绍尔向埃克传达了对埃克处境的理解并希望埃克能够谨慎回应卡尔施塔特，埃克则邀请卡尔施塔特进行辩论，甚至是私人辩论。在8月28日，卡尔施塔特收到来自埃克的《防御》（*Defensio*）后便于当日即刻写信回复，此后一段时间内埃克没有再回应。9月20日，埃克在写给路德的信中说明，自己没有被卡尔施塔特的进攻吓到¹²，埃克此刻认为直接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在确定了辩论将在莱比锡举行后，埃克随即印刷了十二篇论文，这些论文名义上是针对卡尔施塔特，实为针对路德，路德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莱比锡而成为了主角，卡尔施塔特则作为路德的拥护者参与辩论。我们很难证实埃克在短时间内下定决心与路德反目成仇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一个为人熟知的推测是埃克为了提高自己的名誉而借此机会树敌。路德在回忆莱比锡辩论里的埃克时如此描述：“由于埃克和莱比锡人民在辩论中寻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而不是真相，难怪辩论开始得很糟糕，结局更糟。”¹³但不管原因如何，基于埃克与路德二人对宗教改革大相径庭的态度，二人的反目只是或早或迟而已。

莱比锡辩论发生于1519年6月27日至7月16日，其原本的焦点是关于赎罪券，但埃克巧妙地重新安排了他的论文集（而非埃克在1518年12月所发表的包含十二篇论文的针对卡尔施塔特的论文集），这样辩论的焦点从赎罪券转换到了关于自由意志和教皇权威，埃克有意避开关于赎罪券的辩论。埃克和卡尔施塔特之间关于自由意志的辩论，在路德的视角里卡尔施塔特更胜一筹：“埃克和卡尔施塔特起初就意志的自由争论了七天。在上帝的帮助下，卡尔施塔特从他带来的书籍中出色而丰富地提出了他的论点和解释。”¹⁴在7月埃克与路德的辩论中，他们所着重辩论的是关于教皇权威。这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埃克的一种引诱，意图将路德引导至教皇权威的对立面而对其直接发起攻击。在辩论中，路德不仅坚信个别教皇确实犯了错误（这一点并不得到否认，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还宣称由于教宗拥有赦免罪行和保留罪孽的唯一权力，基督被教宗废黜并篡夺了权威、教皇替代了基督的立场。这一宣称正中埃克的下怀，使得路德在名义上输掉了辩论，路德感到无比的沮丧，在7月20日路德寄给斯帕拉丁（George Spalatin）

⁹ 张仕颖 Zhang Shiyong, 《马丁·路德与人文主义》 Madinglude yu renwenzhuyi [Martin Luther and Humanism], 《世界宗教研究》 *Shijie zongjiao yanjiu*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1,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shijie zongjiao yanjiusuo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7), 153.

¹⁰ Hermann Böhlau, *Weimarer Ausgabe*, (Vienna, 1883), vol. 1, 355, 36 & 37.

¹¹ Markus Hein & Armin Kohnle, *Die Leipziger Disputation von 1519: Ein theologisches Streitgespräch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frühe Reformation*,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9), 166.

¹² WA Br 1, 204-205.

¹³ Jaroslav Pelikan & Helmut T. Lehmann, *Luther's Works*, vol. 31, (Allentown: Muhlenberg Press), 325.

¹⁴ LW vol. 31, 320.

的信中说道：“我以前经历过仇恨，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无耻或无礼。”¹⁵而埃克似乎真的如同路德所说的那么虚伪，在7月22日，埃克给萨克森的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III, Elector of Saxony）寄了封信，在信中埃克表达了对路德言论的遗憾和惋惜，并邀请路德再次在巴黎、鲁汶或者科隆进行辩论以追求真相。¹⁶埃克虽然在辩论后几天内随即向路德抛出橄榄枝请求继续辩论，但事实上这份邀请仍然充满陷阱，科隆、鲁汶这些地方比莱比锡更接近于埃克的主场，在之后的8月份，鲁汶神学院和科隆大学联合了起来，成为了第一批谴责路德《九十五条论纲》中部分陈述的机构。比起追求真相，埃克的行为更像是路德的一种穷追猛打，在此后不久埃克向教廷提交的作品则更是印证了这一判断。

莱比锡辩论结束过后，埃克在莱比锡逗留了十一天才离开，在这段时日里他享受着他所声称的胜利，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路德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仅凭学术争论无法真正与路德对抗，只有依靠罗马的帮助才有可能真正战胜路德。1520年4月1日，埃克给教皇利奥十世（Leo X）写信，以最严厉的言辞诋毁路德，称路德为“收集了邪恶和所有错误的残渣”，请求教皇剿灭路德这一异端。¹⁷仅两个多月之后，经埃克参与起草的名为“主啊，兴起”（“Exsurge Domine”）的教皇训令在1520年6月15日颁布。这一训令谴责路德的异端观点、威胁绝罚路德、禁止路德继续布道、限令路德60天内收回言论，在这份训令里，将路德著作中被认为错误的41个观点指明了出来。¹⁸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路德烧掉了这份训令，最终于1521年1月3日教皇宣布路德被正式逐出教会。

埃克在莱比锡并非是他第一次在学术和宗教舞台上崭露头角，在此之前他已经积累了一些威望，以杰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口才为人们所知。莱比锡一役是埃克首次以反宗教改革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也让宗教改革运动家们认识到这是一位可怕的对立者。我们能从莱比锡辩论中看到，埃克的辩论才能令改教家们头疼不已。埃克非常善于堆砌繁多的经文和引文，在扰乱对手思路的同时迷惑住迟钝的观众，博得现场的喝彩。脾气暴躁、记忆力差、过分依赖书籍而不善于脱稿演讲的卡尔施塔特难以应对埃克的雄辩。埃克还擅长在辩论中设置陷阱，这一辩论风格甚至激怒了辩论主持人莫塞拉努斯（Petrus Mosellanus）。莫塞拉努斯十分蔑视纯粹的争吵和诡辩，埃克的诡辩技巧违背了莫塞拉努斯的开场演讲《讨论神学问题的正确方式》（*De Ratione disputandi, praesertim in re Theologica*）的精神。我们因此可以确信，埃克至少在莱比锡辩论当中并不追求所谓真理，他只意图彻底地击败对手。不过埃克也并非只为名利无谓立场的反复小人，莱比锡辩论真正地成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节点，自此之后，埃克始终是最为坚定的反宗教改革者。

埃克的第二个对手是瑞士改教家乌尔里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慈运理早年作为雇佣兵为教皇服务，后来在1518年12月11日被选举为苏黎世的民众牧师并在不久后永久迁往苏黎世。在苏黎世，慈运理很快便开始尝试实践自己的神学思想，他希望通过讲道的方式能像早期教会一样传播福音。在受到来自康斯坦茨主教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的冲击后，慈运理大胆地根据《圣经》反对天主教会，主张建立一个以基督为首的教会。¹⁹埃克于1524年8月13日给瑞士同盟写信，他称赞瑞士有力地抵

¹⁵ *Ibid.*, p.325.

¹⁶ WA Br 1, 459-462.

¹⁷ <http://ivv7srv15.uni-muenster.de/mnkg/pfuer/Eckbriefe/N103.html>, 2024-05-20.

¹⁸ 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Madinglude nianpu* [Chronicle of Martin Luther],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71.

¹⁹ 贾平平 Jia Pingping, 《慈运理神权政治的思想和实践》*Ciwenli shenquan zhengzhi de sixiang he Shijian* [Th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Zwingli's Theocracy],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hangchun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御了路德教的入侵，用极端的言辞攻击慈运理玷污了基督信仰并试图邀请慈运理与之辩论。²⁰面对埃克赤裸裸地挑衅慈运理被激怒了，一度十分激动，以至于他在8月23日写下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件准备寄给埃克，在信中他辱骂埃克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这封信最终没有寄出。²¹尔后慈运理在8月31日为埃克重新准备了一封信，言辞更为冷静，慈运理在此回应了埃克先前来信所提出的争论。²²此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埃克所期望的与慈运理的直接辩论没有发生，但他则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关注着瑞士的宗教改革事务。1525年，苏黎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弥撒，制定了一套新的圣餐礼仪；建立了婚姻法庭；定期召开宗教会议来监督和考核牧师们的讲道和道德行为。²³埃克对此大为震惊，于1525年7月23日给罗马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不相信基督的真身在圣餐之下，而只是面包和酒”²⁴。至此，埃克将主餐的教义视为对瑞士斗争的核心。经过一系列交涉，终于埃克与瑞士的在巴登的辩论被确定下来于1526年5月至6月举行。在巴登的辩论当中，埃克获得了相对的成功，12个州代表同意禁止在信仰和礼拜问题上做出创新，但以埃克为代表的天主教一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吓到了许多人使他们远离天主教。在之后1528年的伯尔尼辩论当中，慈运理曾提前写信邀请埃克前来辩论，但埃克以拒绝跟随异教徒进入他们的领地为由没有出席，这导致埃克在巴登辩论中所得到的仅有的成果也随之消散。瑞士的宗教改革被进一步地推进，瑞士与德国的民族分野也愈发明显。

埃克最后一次作为反宗教改革舞台上的主角是在1530年牵头撰写《反驳》(Confutatio)以对抗新教徒的《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应巴伐利亚公爵对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要求，埃克为皇帝起草一份指控新教徒们所犯错误的清单。1530年8月3日，《反驳》的最版本在国会上被宣读，它没有被转交给新教徒，天主教方希望避免进一步的讨论。虽然皇帝拒绝交出《反驳》，但是新教徒们抄写了它。墨兰顿(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为驳斥这一文本撰写了《奥格斯堡信条辩护录》(Apology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辩护录》在1537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会议被签署，随后被纳入《协同书》(Concordia)中。

在埃克人生中的其他部分里，他大部分时间里在积极地讲道和授课。作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人物，他的天主教信仰十分狂热。在埃克在莱比锡与路德等人对抗后，对埃克追名逐利、视财如命的指控接踵而来。事实上，埃克并没有实质追求过主教职位。从1519年5月起，埃克开始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圣莫里茨的神父，但是在1525年他更换到了另一个教区——圣凯瑟琳，新教区收入更低，但信徒更多，埃克更喜欢这里。²⁵埃克还参与了1541年的沃尔姆斯宗教谈判和雷根斯堡会议，但埃克并不在像以往一样担任天主教一方的领导者。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1530年之后，埃克的生活十分平静，在授课和讲道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24, No. 8, (长春 Changchun: 长春理工大学编辑部 Changchun ligong daxue bianjib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25.

²⁰ <http://ivv7srv15.uni-muenster.de/mnkg/pfnuer/Eckbriefe/N172.html>, 2024-05-20.

²¹ Ibid..

²² Ibid..

²³ 贾平平 Jia Pingping, 《慈运理神权政治的思想和实践》Ciwenli shenquan zhengzhi de sixiang he Shijian [Th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Zwingli's Theocracy],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hangchun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24, No. 8, (长春 Changchun: 长春理工大学编辑部 Changchun ligong daxue bianjib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26.

²⁴ Erwin Iserloh, *Johannes Eck (1486-1543): Scholastiker. Humanist. Kontroverstheologe*, (Münster: Aschendorff, 1981), 64.

²⁵ Erwin Iserloh, *Johannes Eck (1486-1543): Scholastiker. Humanist. Kontroverstheologe*, (Münster: Aschendorff, 1981), 71.

之余，撰写了诸多小册子以及自传，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1537年出版的《圣经》德文译本和一部五卷本神学巨著。

二、商业伦理道德

在中世纪末期，教会对利息的禁令与日益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冲突愈发明显，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埃克以捍卫天主教秩序而闻名，但其在商业伦理道德上的观点却一反天主教传统，积极探索天主教秩序下的商业伦理理论、支持商业利益合乎道德。

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召开，其中一个成果即对高利贷行为的禁止。²⁶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的背景下，教会法和现实的交织使得在收取利息这一行为上有了很多相对务实的操作，但在道德上高利贷行为的定义仍然不够明确，经院哲学体系下对高利贷的解释不依照利率区分高利贷和合理利率，基督徒收取利息仍然要面临谴责和敌视。埃克支持收取利息最早发生于他的职业早期。1510年，埃克经奥格斯堡的镇职员、人文主义者康拉德·佩廷格（Konrad Peutinger）的介绍离开弗莱堡前往英戈尔施塔特大学——一所立场十分保守的大学。在1513年，佩廷格敦促埃克加入为慕尼黑的塞巴斯蒂安·伊尔松（Sebastian Ilung）的5%利息存款合同辩护的行列。²⁷1514年起，埃克以开设经济伦理学课程和讲座的方式提出了他的主张作为回应：百分之五的利率是合理且适度的。自1514年至1515年，埃克先后发表了《高利贷合同论》（*Treatise on Usurious Contracts*）《埃克关于百分之五合同的意见》（*Counsel of John Eck on the Five Percent Contract*）和《百分之五合同论》（*Treatise on the Five Percent Contract*）三篇文章，最为直接的回报是埃克赢得了富格尔家族的赞助和来自奥格斯堡佩廷格的支持。关于埃克愿意为此发声的动机，最为流行的推测即认为埃克是意图获取富格尔家族的资金支持和名声，在后来埃克的反对者也以此攻击埃克追名逐利。但事实上，几乎在埃克发表其对于百分之五利率的观点的瞬间，他的名声立刻遭到损毁，埃克在即刻间遭到了可预料的来自天主教界和人文主义者们的攻击。而且埃克对于利率问题过分的热情也吓到了富格尔家族，外界将埃克的行为归功于富格尔家族的资金赞助，富格尔家族于1518年撤销了对埃克的资金支持。埃克称：“我认为表达我的这种观点是我的神圣职责，因为许多人因为他们错误的良心而犯罪，而且有许多神父不启迪人们。”²⁸

1514年10月，艾希施塔特主教加布里埃尔·冯·艾布（Gabriel von Eyb）禁止了埃克的论文发布。埃克为进一步宣扬其主张，他尝试寻求与博洛尼亚大学神学与法学院就百分之五利率问题进行辩论。终于，在1515年6月，埃克参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辩论并成功为奥格斯堡辩护。紧接着在1516年，埃克又在维也纳赢得了关于利率辩论的胜利。

关于埃克为利息问题的争辩，我们需要了解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埃克从不打算以自己的观点代替教会当局，他明确地将观点置于教会和教宗的确认下。1514年9月，埃克的《埃克关于百分之五合同的意见》文稿完成，他选择先是将这篇文章发给蒂宾根神学院以请求教会的确认。²⁹在1515年10月2日，

²⁶ 第三次拉特兰会议，第25条。

²⁷ Steven W. Rowan, "Ulrich Zasius and John Eck: 'Faith Need Not Be Kept with an Enemy',"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8, no. 2, (1977), 87.

²⁸ Erwin Iserloh, *Johannes Eck (1486-1543): Scholastiker. Humanist. Kontroverstheologe*, (Münster: Aschendorff, 1981), 21.

²⁹ André Habisch, "Praktischer Weisheit nach-denken. Wirtschaftsethische Orientierung am Standort Ingolstadt in der Tradition von Johannes Eck," *Journal for Markets and Ethics*, vol. 8, no.1, (2020), 33.

埃克给蒂宾根神学院写了一封信³⁰，证明了埃克与蒂宾根、科隆、美因茨等地的反复来往，埃克十分重视教会力量对于他的观点的看法。第二，埃克对于利息问题的观点是务实的、基于经济实践的，与之相对的是路德对于此事的观点。埃克关于利息问题的争辩引来了诸多的反对者，路德就是众多的反对者之一。路德在他的《高利贷论》（1519/1520）和《贸易与高利贷》（1524）中都谴责了收取利息的行为，重申利率禁令。但路德是以神学视角看待利息问题，他在作品中希望人们以宗教眼光看待商业，将商业与基督律法联系起来。路德的利息观是纯粹宗教的，他认为“金钱不能产生金钱”，禁止利息的原因来自于认为这是贪婪，而贪婪是罪恶的。第三，埃克的务实并非方法论上的务实，而是呼吁观念上的突破。埃克主张利息合法化的意图在于：在不违背经院哲学原则和天主教教会秩序的前提下，引导商业伦理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埃克看到了利息禁令秩序下的底层社会缺乏资本概念，底层社会人民无法想象通过贷款来获取收益的可能。³¹这种观念伦理上的缺陷在中世纪影响还不大，而在埃克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成长为对埃克而言肉眼可见的桎梏。但埃克的理论和后世诸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的理论都不一样，埃克未从实践的方法论上出发，也不支持任何经济理论，他所强调的仍然是观念上的改变。

随着埃克年龄的增长，他对于利息问题的态度愈发保守，但必须承认的是，埃克为合理利率的斗争是极为勇敢的。即使艾希施塔特主教艾布阻止了埃克在英戈尔施塔特的公开辩论，埃克仍然坚持继续寻求关注。埃克因利息问题上的观点所遭受的嘲讽和谩骂与他所收获的名声是极不匹配的，邪恶和贪婪的字眼被刻在了这位神学家的身上。更为遗憾的是，在埃克之后，他曾为利息问题的努力很快就被遗忘，时至二十世纪才有学者能从历史碎片中拼凑出埃克所做的一切。

三、犹太人问题

公元六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制定了罗马教廷对犹太人的基本政策：“在犹太人享有合法宗教地位并受保护、容忍的前提下，通过禁止新建犹太会堂、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规劝犹太人自愿改宗基督教等措施，抑制犹太人对基督教的影响，并以禁止犹太人出任公职等手段，限制犹太人社会活动。”³²可以看到，犹太人在几乎整个中世纪都有着受压制和迫害的历史底色。而除此之外，西欧诸侯、君主以及教会会以宪章和条例的形式给予犹太人一定的居住权、自治权等；当犹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教会或世俗君主偶尔也会以文告或法令形式维护部分犹太人权利。³³犹太人在欧洲，其地位和生存状态同时收到有害的和有利的两股推动力量影响，在不同时期此起彼伏，但总体而言状况不佳。到了十六世纪，受人文主义影响，欧洲社会开始激烈动荡，犹太人的生存境遇面临新的局面。

³⁰ <http://ivv7srv15.uni-muenster.de/mnkg/pfnuer/Eckbriefe/N019.html>, 2024-05-21.

³¹ André Habisch, “Praktischer Weisheit nach-denken. Wirtschaftsethische Orientierung am Standort Ingolstadt in der Tradition von Johannes Eck,” *Journal for Markets and Ethics*, vol. 8, no.1, (2020), 31.

³² 李大伟 Li Dawei, 《中世纪罗马教廷犹太人政策管窥——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与圣方济各会的论争谈起》 *Zhongshiji luoma jiaoting youtairen zhengce guan kui—Cong jidujiao renwenzhuyizhe yu shengfangjigehui de lunzheng tanqi* [A Glimpse into the Jewish Policie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between Christian Humanists and the Franciscans], 《古代文明》 *Gudai wenming*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16, No.3, (长春 Changchu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Dongbe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2), 36.

³³ 赵立行 Zhao Lixing, 《试析中世纪西欧对犹太人的多重态度》 *Shixi zhongshiji xiou dui youtairen de duochong taidu* [On the Attitudes Towards the Jews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求是学刊》 *Qiushi xuekan* [Seeking Truth], Vol. 33, No. 1, (哈尔滨 Haerbin: 黑龙江大学 Heilongjiang daxu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2006), 139-140.

自十五世纪以来，人文主义学者为寻求恢复基督教原初意义，积极投入到圣经研究当中，因此对希伯来语圣经的研究一时间成为了显学。希伯来学的发展，使得基督教信仰被大量反思，促使了基督教学者与犹太学者的交流，犹太人在欧洲的生存处境迎来了较为宽容的局面。

埃克作为坚定的天主教捍卫者，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是长期负面的，他对犹太人发表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节点上：第一，埃克在初到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时与乌尔里希·扎西乌斯（Ulrich Zasius）就犹太儿童受洗一案产生争论。第二，埃克于1541年为反对纽伦堡改教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的犹太人问题立场而发表《反对保卫犹太人（*Ains Juden-büechlins Verlegung*）》。

在1504年，弗莱堡发生了一起事件。普法尔茨伯爵的一名犹太臣民在伯爵与帝国间的战争中被俘，双方签订了一份两百古尔登³⁴，以犹太人的儿子作为人质，以抵押赎金。俘虏他的士兵承诺，犹太男孩不会接受基督教洗礼，在赎金全部支付过后将可以把男孩毫发无损地带走。在弗莱堡，犹太男孩接受弗莱堡大学神学教授海因里希·科赫（Heinrich Kolher）博士的监护，不久后男孩便被要求接受洗礼。³⁵男孩的父亲为了让儿子免于叛教力求让孩子获释，俘虏他的士兵也希望孩子能够获释因为他想要得到完整的赎金。这引发了一场学术辩论，辩论的双方是司各脱派神学家乔治·诺索弗（George Northofer）和一些托马斯主义者。诺索弗认为，犹太男孩可以也应该接受洗礼，尽管违背其父母意愿。而托马斯主义者则认为，犹太男孩的父亲有权拒绝他的孩子接受洗礼。最终的结果是，诺索弗赢得了辩论的胜利，镇议会以隆重的仪式为犹太男孩做了洗礼，指导他成为基督徒，科赫收留了这个孩子。

埃克曾经的老师扎西乌斯对此事件发表了其著作《关于犹太儿童洗礼的三个问题（*Three Questions on the Baptism of Jewish Children*）》。在此作品中，扎西乌斯提出了三个要点：一、男孩在违背父亲明确意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洗礼，这是可行的。二、男孩的年龄超过七岁，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接受洗礼。三、给男孩洗礼违反了赎金协议。³⁶总的来说，扎西乌斯的观点是具有反犹太人底色的，但扎西乌斯无意扩大其言论的影响范畴，只愿意在法律层面上讨论具体问题。埃克在离开弗莱堡来到英戈尔施塔特后，对扎西乌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埃克认为在公敌之间达成的私人协议从根本上就是无效的。除此之外，埃克不愿意从更多法律角度去看待这起与犹太人有关的事件，埃克如同他还在弗莱堡时所称赞扎西乌斯的反犹态度一样，更加扩大了对犹太人的攻击，以此来论证给犹太男孩洗礼的正确性。埃克所主张的法律秩序的普遍性，是具有明显中世纪道德思想特征的。³⁷扎西乌斯所尝试的是从更接近近现代民法原则的角度去看待犹太男孩案件，埃克则是坚持着中世纪的宗教与道德原则，他指出了扎西乌斯对民法原则运用的偏爱。有学者认为，埃克对扎西乌斯的骤然攻击是为了博取名声，这是缺乏支撑的。埃克几乎终生都是反对犹太人的，他的底层逻辑是建立在古老的宗教道德伦理上，与罗马天主教廷的反犹太理念相吻合。故在反对犹太人这一话题上，我们可以解读出埃克对于天主教伦理的坚守，他是基于对天主教秩序的极度推崇才做出诸如反对犹太人的行为，至少在这一时期如此。

在犹太人问题上，埃克的另一部作品是他晚年发表的《反对保卫犹太人》（1541年）。埃克的意图是驳斥奥西安德为犹太人辩护的小册子，在奥西安德的小册子中包含了对长期以来指控犹太人谋杀基督徒的反驳。埃克的这一作品堪称几世纪以来对犹太人恶意的最高点，埃克丝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憎恨

³⁴ Guilder,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几种金币的名称。

³⁵ Steven W. Rowan, "Ulrich Zasius and John Eck: 'Faith Need Not Be Kept with an Enemy'," *The Sixteen Century Journal*, vol. 8, no. 2, (1977), 82.

³⁶ Steven W. Rowan, "Ulrich Zasius and the Baptism of Jewish Children," *The Sixteen Century Journal*, vol. 6, no. 2, (1975), 8.

³⁷ Steven W. Rowan, "Ulrich Zasius and John Eck: 'Faith Need Not Be Kept with an Enemy'," *The Sixteen Century Journal*, vol. 8, no. 2, (1977), 91.

态度，在作品里他罗列了几乎整个中世纪所有关于犹太人的恐怖故事作为事实并宣称很多事情并非道听途说而是亲身经历。例如，埃克说在 1503 年他将自己的手指放在了一个被犹太人害死的四岁孩子的伤口上。在 1541 年 9 月 16 日埃克寄给马德卢佐（Christoph Madruzzo）和特伦特（B. von Trent）的信中埃克还讲述了他于 1540 年在艾希施塔特养病期间所了解到的犹太人谋杀儿童事件。³⁸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的埃克对犹太人的憎恶已不单单是其早年的基于宗教理念的判断了，更多的则是近似于民族仇恨。

被埃克视为对手的路德，在埃克发表《反对保卫犹太人》的第二年，也发表了《论犹太人及其谎言（*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这是路德反对犹太人作品的巅峰。路德与埃克不同的点在于，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经历了从同情到厌恶的转变，这体现了路德理念从反抗到顺从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天主教的埃克在这一方面上几乎站在了同一立场。将埃克和路德晚年的犹太观比较起来观察，我们可以得出，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立场和态度与他们与官方的距离有着很大关联。埃克坚定地站在教廷一边，而路德则从反抗教廷这个官方走到了德意志诸侯这个官方一边。犹太人作为欧洲社会里的“外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官方所需要的敌对群体，无论是教廷还是世俗君主，在这一点上都是统一的。谈到这，我们就自然回到了老生常谈的民族问题上了，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

1541 年 7 月 15 日，埃克给莫罗尼（Giovanni Morone）主教寄出了一封信³⁹，信中称自己受发烧、头痛的折磨已达九个星期。在此之前，埃克因病提前离开雷根斯堡退出了会谈，他先前所谈判得到的成果被放弃，这令埃克十分沮丧。埃克将自己几乎所有的钱都付给了医生，终于，于 1543 年 2 月 8 日接受了最后的圣礼，在神父、亲人和一些朋友的注视下去世了。

埃克的一生是孤独的，他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最为如火如荼的年代，以埃克的视角审视他的生活环境所能得出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异端”蛊惑，自己的学生、朋友也走向“异端”。始终坚定天主教信仰并愿意为其战斗的埃克的一生注定是痛苦的。在埃克死后，关于他的消息同罗马教廷日益衰落的统治一起逐渐被遗忘在了历史的长河里，直到三百年后的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才开始发掘有关埃克的历史。1865 年，西奥多·魏德曼（Theodor Wiedemann）出版了第一本埃克的传记作品。与埃克相关的 1521 封书信时至今日仍然正在被整理编辑，对埃克的研究逐渐成为教改时期历史研究和路德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约翰·埃克生平年表

1486 年 11 月 13 日 出生于施瓦本梅明根附近的埃克村

1494/1495 年 搬迁至罗腾堡居住并开始接受叔叔马丁·迈尔（Martin Maier）的教育

1498 年 5 月 19 日 登记进入海德堡大学艺术学院学习

1499 年 进入蒂宾根大学学习

1501 年 11 月 获得硕士学位，前往科隆神学院学习神学

1502 年 6 月 离开科隆前往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与法律

³⁸ <http://ivv7srv15.uni-muenster.de/mnkg/pfuer/Eckbriefe/N387.html>, 2024-05-22.

³⁹ <http://ivv7srv15.uni-muenster.de/mnkg/pfuer/Eckbriefe/N384.html>, 2024-05-22.

- 1503年6月 加入学生办公室，开始在研学同时承担教学任务
- 1504年 弗莱堡发生犹太人儿童受洗事件
- 1505年 成为圣经学士
- 1506年（一说1507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有趣的逻辑练习》（*Ludicra logices exercitamenta*）
- 1508年 接管了学生办公室的管理权；同年，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神父
- 1509年 在弗莱堡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同年4月16日，弗莱堡大学校长诺索弗遇害
- 1510年10月22日 在弗莱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 1510年11月 离开弗莱堡前往英戈尔施塔特大学任教；成为艾希施塔特教区教士
- 1511年 任神学院院长
- 1512年 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副校长
- 1514年 完成了他的第一步神学著作 *Chrysopassus*；同年，埃克开始主张呼吁房贷获息5%适度利率的合法性
- 1514年10月 在英戈尔施塔特发表了一场关于利息问题的论文，尔后遭到校长艾布的禁止
- 1514年至1516年 分别在奥格斯堡、博洛尼亚和维亚纳就放款收息合法议题展开辩论并获得胜利
- 1517年4月1日 经绍尔之手，埃克向路德表达了希望缔结友谊的信号
- 1517年秋 开始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 1518年2月发表文章《方尖碑》（*Obelisci*）以反对路德的赎罪券观念
- 1518年5月9日卡尔施塔特发表的为路德辩护的文章中包含了对埃克《方尖碑》的驳斥
- 1519年5月接任英戈尔施塔特圣莫里茨教区神父职位
- 1519年6月27日至7月16日 在莱比锡与路德和卡尔施塔特辩论
- 1519年末至1521年4月在英戈尔施塔特热情款待并坚定支持罗伊希林（*Reuchlin*）
- 1520年4月1日 给教皇利奥十世写信诋毁路德
- 1520年6月15日 主导起草并颁布教皇训令 *Exsurge Domine*
- 1521年2月18日给皇帝写信呼吁对路德采取措施
- 1521年5月25日皇帝查理五世颁布沃尔姆斯敕令，禁止路德著作
- 1525年从圣莫里茨教区更换到了圣凯瑟琳教区
- 1526年5月至6月与瑞士改教家们在巴登展开争端
- 1530年 代表巴伐利亚公爵参与奥格斯堡会议并主导制定“天主教回应”（《反驳》*Confutatio*）以应对新教徒所制定的《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
- 1532年 放弃圣凯瑟琳教区神父职位
- 1537年 出版了德文版《圣经》
- 1538年 受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指派再次接手圣凯瑟琳教区神父职位
- 1540年 辞去神父职位
- 1540年至1541年代表巴伐利亚公爵参与沃尔姆斯宗教审判和雷根斯堡会议
- 1541年 发表《反对保卫犹太人》（*Ains Juden-büechlins Verlegung*）
- 1541年7月15日 陷入重病
- 1543年2月10日 在英戈尔施塔特去世

The English Title:

Controversial Theologian: A Character Analysis of Johann Maier von Eck

Author: Zhang Rongd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tel. (+86) 18963780131; email:1085900520@qq.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3836-8870>.

Abstract: Johann Eck w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during the Reformation in Europe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his historical status among Catholic forces was second to none. Eke was influenced by both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 in his early years, and he was a staunch defender of Catholicism throughout his life. After the fierce debate between Eck and Luther and other reformers in Leipzig, Eck complete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became the strongest opponent of Luther, Zwingli, Melanchthon and others. Throughout his life, Eck expressed his views on issues such as the Reformation, business ethics, and Jews, making Eck a figur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and Luther.

Key words: Johannes Eck; Martin Luther; theReformation; Usury; Jews